

孔继葵与《一见草》

山东省滕县鲍沟医院 赵曰瑞 张泽密

孔继葵，字甫涵，别号云湄，山东滕县人，清乾嘉间名医，生卒无考。晚年著《一见草》（《滕县志》作《医鉴草》），“盖以医理无穷，不敢执一见以蔽众见云尔。”（《一见草》序言）是书四卷，凡八十二篇（一说九十二篇），以病刊案，议证精详。近时笔者获一手抄善本研读，心有所悟，遂拾其鳞爪，发其微末，以殒同道。

巧用汗吐下 出奇制胜

孔氏以汗吐下治病，宗古人而不泥其法。侧重于既病机体的内在条件，量其虚实，不同施治，多起病者于垂危之乡。

在汗法上，他以张子和“风寒湿暑之气，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，欲速去之，莫如发汗”（《儒门事亲·可汗篇》）的理论为依据，凡邪在肌表、经络、躯壳者，多巧用汗法治之。书中详尽地记载了外熏发汗、补气托汗、滋阴化汗、助阳作汗的方法，为汗法的应用范围，开拓了新的意境。如治数年之痹，虚实寒热错杂，方投小续命汤，主以麻桂，开鬼门留邪之出路；托以参芪，内助正气；和以归芍，养营血充其津液之源；领以附子，扶阳消阴；监以石膏，清里热，以防他药之燥。数剂汗出，而病霍然（《一见草》卷一）。再如，治王某温病失治案，患者“卧床两月，奄奄一息，转侧俱废，语言不能，瘦骨锋棱，形如烟熏。”（《一见草》卷二）是症阳微阴竭，津液全干，无源酝酿作汗，邪居流连不解。孔氏则因势利导，“从肌表开一线路，而重用养阴清热之药，复其津液”，化汗而祛邪气出表。可谓研精覃思，诚得先贤之秘。

在下法的使用上，他亦颇有独到处。如刘姓小儿泄利三月他医误治案，与药一剂，下黑块累累，粘硬坚结，后经调理乃瘥（《一见草》

卷二）。他说：“予尝观之物矣……若停滞少坚，便不易动，再经热气熏蒸，则干而燥矣。以干燥之物，得偏僻之地，粘连既久，遂成土著。非药力从容灌溉，滋润透彻，必不能解散使下。”他虽重用大黄，而借助于白术之横力，行必不直；郁李仁之凉润，性能旁渗；更复和之以归芍，宜以枳橘，通中寓补，行而不悍。又如治数月之淋，心中烦热，六脉沉涩，滞而有力（《一见草》卷四）。孔氏诊曰：“此非淋症，腹中必有积血”，并以脏腑经络的连属上揭示：“胞本女子之一脏，上通心包，下近膀胱者也。此症心中烦热，小便淋漓，正是胞宫移热之所为。而胞室之热，则又血瘀气郁之所致。”遂用大黄、红花，引之直下，鳖甲散其结，柴胡疏其郁，参以理气和血之品，下积血愈。不难看出，孔氏主张的攻里之法，下中有润，直中有横，峻中有补，降中有升，“较之急行直下之泻，则有间矣。”（《一见草》卷二）

调脾胃养后天 刚柔相济

孔氏治病，注重后天脾胃。他认为：“中焦脾胃之官，上下之枢纽也。”“脾胃即安，乱气必渐就宁贴。”调理脾胃，重在气机的舒畅，使“乱气”“转为正气”，“而新血渐生”（《一见草》卷一），进而使既病脏腑恢复原来的生理功能。后天得养，气机不郁，病生无由。特别是他运用五行生克乘侮的规律，解释脾胃发病机转，从而补充了东垣的脾胃学说。他说：“脾胃病，而心气乘之，必有烦渴躁扰之症，火亢土乃燥也。脾胃病，而肺气乘之，必有痞闷闭塞之症，金寒土亦冷也。脾胃病，而肾气乘之，必有壅肿痰涎之症，水泛土亦湿也。脾胃病，而肝气乘之，则木来克土，是为贼邪，必致腹满腹胀，

为呕为泄，而饮食愈不能进矣，相乘之病，唯此为甚，而脾胃之大忌也。”(《一见草》卷四)他在治张氏子土虚木克、金受木侮、土不生金之咳嗽发热症，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冬、芍药、砂仁、五味子，数剂之后，沉疴立起，可作佐例(《一见草》卷四)。

孔氏善调脾胃，用药刚柔相兼，内寓阴阳深义，既效东垣升补脾阳，又仿叶桂降护胃阴，而采用扶脾阳、益胃阴并行不悖的方法。治疗脾胃同病，可供效法。另外，孔氏在解释气虚发热的病机上，认为因虚致郁、因郁成热的观点，亦颇具只眼。

师仲景精伤寒 知常达变

孔氏涉猎广博，尤精伤寒，对古人经验每多发挥。如治满景华少阴热化，复感于疫，表里同病案(《一见草》卷三)，则采取养阴清热利小便之法治之。他说“病在少阴，则从少阴立治。膀胱一途，少阴之近路，即邪热之去路也，表药何为？强用表药，引之使喘，迫之动血”，少阴之忌“息高者死”。因而，他在仲景立法的基础上，悟出甘苦合化阴气利小便一法，是为人所未及。吴鞠通亦说：“甘苦合化阴气利小便法，举世不知，在温热门中，诚为利小便之上上妙法”。(《吴鞠通医案》第2页)

又如，酒客外感三阳并病，他医适投大承气汤(《一见草》卷二)。孔氏知微见著，预见必成结胸，“以下之太早故也。”后两日，果如其言。症见胸膈高胀，气道闭塞，喘促欲绝。孔氏疏方，仍以大黄之下，协贝母、瓜蒌之辛润，横行膈上，实以开荡浊邪，润散其结；和以柴、葛，领邪外出，芩、梔之属以清里热。标本兼顾，表里并治，可谓法活机圆。

投药权宜轻重 讲究服法

孔氏精于方书，遣方用药更是胆大心细。从《一见草》所载的病案中，可以看出他的用药特点，一是药味少而量重，力专气厚，直达病所。如治痰水内停，体重不能转侧之经闭证，用生白术120克，半夏60克，枳壳、橘红、

草薢、泽泻各45克，数剂获愈(《一见草》卷二)。再如治脾虚脘腹胀满症，塞因塞用，参术重投。曰：“夫参术之性，少则滞，多则行，然入健运之脾胃，亦无乎不可。若中虚本虚，资药力以为运，则必使其所生之气，沛然充足，而后上者上，下者下，不至停留作胀……非重用不可。”(《一见草》卷一)堪称经验之谈。二是对虚极之人，补不能受，药不宜重，则采用小剂量平补之法，积日渐加，轻缓收功，亦属成功体会。

在服药的方法上，孔氏更是因证而异，对症而设。如治伤寒夹阴病一日转入阳明，令患者半日间，进药三剂六服，药汁六升。由于不失战机，服药得法，次日脉静身凉而病向愈(《一见草》卷二)。而在议噤口痢的服药方法时，则主张多煎药汁，少服频服。他说：“吾于此症，尝熟思而深计之，又屡试得效焉。”“取对症之药煎之，使盈升盈斗，进之止一合半合，即令入口即吐，而未取者尚多也”。继之少进缓进，令未出之药汁，流连喉间，熏炙肠胃，降抑逆气，解散热毒，分杀病势(《一见草》卷四)。这种数剂猛进，或多煎缓入的服药方法，体现了孔氏潜心用药的造诣。

鹅掌疯验方

上海市嘉定县南翔医院中医门诊部

凌剑武

本方系凌氏家传验方，经长期临床使用，对鹅掌疯确有佳效，兹介绍于下：

方药组成及制法：穴生地24克，生大黄18克，蛇床子、大枫子肉、百部、豨莶草、海桐皮各15克，木鳖子(切片)、老紫草、白杏仁、丹皮、当归各12克，花椒、生甘草各6克。将上药浸入芝麻油(2斤)内二昼夜，然后用炭火煎至药色微黄为止，用细筛滤渣，再用蜂蜡(切片)9两，放在杯内，即将细筛沥下之麻油乘热倒入杯内，捣匀成膏。

用法：每日睡前用温水将患处洗净，擦干后将药膏涂于患处，搽匀，局部用纱布覆盖即可。

适应症：对鹅掌疯有表皮干燥、脱皮、开裂或水泡、奇痒或黄水淋漓等症，均有显效。